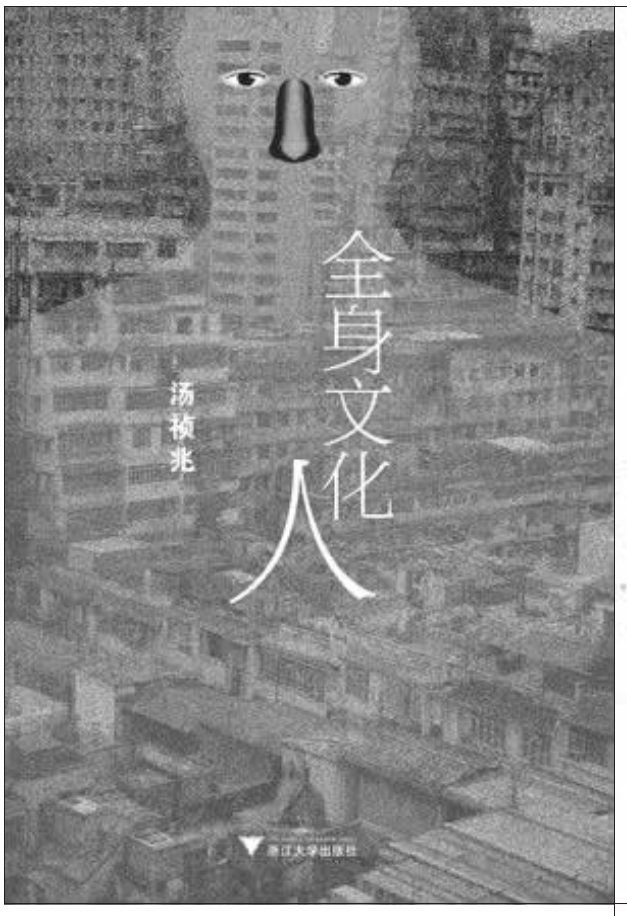

《全身文化人》汤祯兆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6月

《晚来寂静》李海鹏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1年8月

汤祯兆 全身文化人

这些文章固然展示了汤祯兆多年来全方位创作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呈现了一个文化人特有的精神素养。那是从个人期许到不断训练与实践，持久劳动与收割的写作路径。汤祯兆常谦称纯粹运气够好，才得到不少提携与发表机会。可是，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的勤奋与坚持向来有口皆碑。写作是单打独斗的事情，才华燃烧过后，走下去靠的是个人自律。

□书评人/尘翎

阅读汤祯兆的写作生涯，就像在阅读一部香港小型文化史。

《全身文化人》出版，作者承认是自己最偏爱的作品，收录了多年来他在不同领域的高水准创作与评论文章。对于那些早早习惯了汤祯兆是一名日本通的读者，他们可以看见的是他在“专才”以外的“通才”能力。用足球场的比喻，你以为他是奇峰突出的前锋，其实他打哪个位置都称心自在，只因基本功扎实，才可有所选择知所进退，继续驰骋球场自得其乐。

我认识汤祯兆的时候，他已是香港媒体的文化主将。出身中文系的才子，根正苗红，却不按章出牌，锋芒毕露得令人眼红，据闻他早年甚热衷笔战，与其他才子如梁文道等不打不相识。这些年少轻狂的文字风流账，不久给多事者翻出来当谈资，他总是微微笑应和过去，不当一回事。对事对人，他早练就一种平常心。

他出道比我早得多，他经历过的香港报章副刊黄金年代，我很遗憾没能赶上。当他说起如何一夫当关，天马行空什么类型稿件都可以写作与发表的时空，我风闻而未能亲睹。读者如我只略略窥见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晚期，他为香港重要报章的文化版面带来新意与创见，却也足以认得他风华正茂的神采。后来他转战教育界，以为他要沉寂下来了，结果他比从前写得更多更深更广。说是写作选择了他，实情是他为了写作，做了很多别有洞见的选择。

这些文章固然展示了汤祯兆多年来全方位创作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呈现了一个文化人特有的精神素养。那是从个人期许到不断训练与实践，持久劳动与收割的写作路径。汤祯兆常谦称纯粹运气够好，才得到不少提携与发表机会。可是，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的勤奋与坚持向来有口皆碑。写作是单打独斗的事情，才华燃烧过后，走下去靠的是个人自律。

最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全能文化人，汤祯兆眼界开阔，目光与笔尖所及，并无贵贱大众小众之分，上至艺术电影，下至基层集体生活，左至平民足球场，右至高等学院，他如履平地出入自如，灵感到了，东方西方理论顺手拈来绝无界限。因此，他的评论文章常常先叫人眼前一亮精神一振，猜他不着之时不得不佩服他的另辟蹊径。至于那逐渐自成一家的汤氏文风，影评人家明解说或许是作者脑筋转得太快，如实反映在文字结构之上。我倒更愿意当作是汤祯兆博览群书四处浪荡之后的一种个人自选混杂特色，看他在“创作人”篇章里的创作，就知道他要走那种字正腔圆的中文系写作路线并不是什么难事，反而如何摆脱那血统纯正的贵族出身才是他孜孜不倦的尝试，如他经常提及杂踏者、文化流民的位置，出入无门，无阶级无界无执。

然而，不管是通才还是专才，重点是两者不是二元对立，非此则彼的选向。例如毕加索晚年在暗黑里画牛，寥寥几笔勾画出传神的形与神，前提是他的画功早已登峰造极。

“文学人”一章里，我特别喜欢他评论香港诗人罗贵祥的一篇《唯有我永远面对目前》，篇名来自香港前卫剧团“沙砖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出经典剧作，在香港文化小圈子里广为传颂，我没有机会看到此剧，但深知它的时代意义与影响。

我实在觉得，这“唯有我永远面对目前”也适用于汤祯兆身上，多重身份混杂各种游移最终都指向一个方向、一个时空。在一种专注于目前的状态里，迸发出最深刻的情感与观点，心无所虑勇往直前，这真是最理智的，同时也是最深情的书写。

李海鹏 晚来寂静

海鹏的小说像一场大雪，读的时候纷纷扬扬，读完了，雪落大地寂无声，却在积雪之后蕴含着重生；另一面，又如篝火燃尽，伸手便能知道它当初是多么的热烈。这余灰的温度，正是作者写作时的心情：已行至人生的中途，对万事万物或已洞察，于人情却未必练达。对海鹏来说，文学是宿命，是一种能让他心安的生命形式，这当然比他小说中的“乔雅”要高级得多。

□书评人 瘦猪

不知是否因为太过熟悉海鹏文字的原因，还是他写的故事我过于熟悉，凌晨两点我读完之后，坐在沙发上许久没动窝。没有激动这类的感觉。激动，这词或许对一个中年人来说，并非褒义，而失去激动亦不值得庆幸。只是有些意犹未尽。

海鹏以为，严肃文学的最好定义乃是通过一个人的故事，令古往今来所有人的故事浮现纸面。我知道海鹏后面没说出来的话：故事自有其意义，作家只负责写出来。

若说海鹏的小说有什么与众不同，我只能说它让我安静，又心有不甘。海鹏的小说像一场大雪，读的时候纷纷扬扬，读完了，雪落大地寂无声，却在积雪之后蕴含着重生；另一面，又如篝火燃尽，伸手便能知道它当初是多么的热烈。这余灰的温度，正是作者写作时的心情：已行至人生的中途，对万事万物或已洞察，于人情却未必练达。对海鹏来说，文学是宿命，是一种能让他心安的生命形式，这当然比他小说中的“乔雅”要高级得多。乔雅把文学当作逃离现实的方式，她像鸵鸟一样，插进文学的地下，不顾身体大部还暴露在柴米油盐里。

在海鹏的小说里，主人公夏冲，与其他成长题材小说的主人公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除却叛逆、迷惘等等的意识外，夏冲总觉得世界在整体上与心灵竟是契合的，这让他迷惑不解又深深痴迷。

小说开头便细致地书写了夏冲长大后在川西山中“顿悟”的过程。对于“山中悟道”，我愿意将其看作是海鹏的亲身体验。福楼拜认为，“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大自然里露面。”但是在成长类的小说里，虽然作者参与的程度与作品的魅力不一定成正比，但作者本人绝不能缺席的时间过长。《晚来寂静》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圆石城（原始城）”，那正是海鹏的家乡沈阳。“艺术家”在这座日渐衰老的东北重工基地城市出生、成长，海鹏与“夏冲”不可剥离。

海鹏在序中承认他被这部小说所折磨，他无数次坐下来写它，又无数次烦躁地离开。“命运自有其时间表”，一部小说也有它的劫数，该来的总会来。横亘在海鹏胸中的句子终于淙淙作响。我尤其喜欢他的第一章，它有着海鹏专栏的特殊笔调，凝聚起来却大气异常。杂有俏皮或者幽默，但绝不玩世不恭。它与书名相得益彰，和结尾遥相呼应。

海鹏在第一章提及了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严竺。这个发小玩伴在我看来是夏冲的敌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夏冲若是宝二爷，严竺则有薛宝钗的部分意义；而夏冲的林妹妹，就是夏冲怀念的戚敏。“在我的少年时代，我曾听一个女孩说，傍晚是一天中最动人的时刻。”可惜，“欣然与闻的人已在远方，暌违久矣。”在每次抒情或描述风景的时候，海鹏的语速会渐渐地缓慢下来，他的笔端似乎沾着冬雨、冰雪，连夏天的流云都如从高山的雪线上飘来，通篇带有冬天的冷峻和随时都想要拔腿逃离的想法。

在海鹏的专栏集《佛祖在一号线》里，他磨磨唧唧地说着人类有“不被干涉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到了小说《晚来寂静》，他却把主题藏起来了。我斗胆断言，海鹏主要说的就是“逃离”，逃不掉，便懒得对这世界发表意见。但这世界并不因为你是哑巴而改变如“被迫表演的猴子”的本来面目。有时候我们尚自顾不暇，仍不放弃普度众生的念头，一切荒诞不经，除了闭嘴，又能做些什么呢？

“夏冲只想闭口不言，在这晚来时候。”——小说的最后一句。

责编 于丽丽 美编 王璇 责校 赵琳